

中东欧国家周报

【波黑社会周报】

波黑 2019 年社会展望：波黑爆发新冲突的可能性

Ivica Bakota

(2019 年 11 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Huang Ping



【波黑】波黑：欧盟周边的一颗定时炸弹

2019年11月7日，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发表了震惊大西洋彼岸伙伴的言论。其中，鉴于几天前他才与特朗普（Trump）进行会面，马克龙总统关于未来北约（将北约称为“脑死亡”）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欧洲和美国将不再进行项目合作”）的看法可能将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引起热议。但是，对于波黑而言，由于这次采访比以往更多地提及波黑，显得意义非凡。在10月的欧盟峰会上，马克龙反对欧盟扩大政策引起人们关注（法国否决了与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开启入盟谈判的决定）。当被问及此举原因时，法国总统依然表示担忧，他认为如果欧洲继续奉行“一切照旧”的扩大政策，欧洲在维持凝聚力和一致性方面会面临严峻挑战。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提及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之后，他接着表示：“西巴尔干地区的主要国家实际上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最后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是克罗地亚旁边的一颗定时炸弹，克罗地亚可能会面临圣战分子回流的问题。”

坦率地说，马克龙关于波黑的声明是一些陈词滥调。上世纪90年代战争结束以及旨在为波黑三个民族带来和平、

稳定与长期共处的代顿协议（Dayton）签署以来，波黑的许多政治人物、公众人物和知识分子，以及欧洲和地区的特使、代表、政客和专家都对代顿波斯尼亚（Dayton Bosnia）的未来命运持悲观意见。在他们看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西巴尔干地区具有弹性和反应迟钝的特点。在进行实质性改革之前，西巴尔干国家难以入盟。更准确地说，这些说法的出现早于代顿协议，可追溯至现代波斯尼亚国家（modern Bosnian state）的起源时期。从战争年代的政治家到多迪克（Milorad Dodik），关于波黑政治不稳定性、虚假性和失败的灾难性形象一直受到波斯尼亚古代神话的影响。这些神话把波黑描绘为“黑暗之国”、“巴尔干中的巴尔干”。东方主义者认为，一旦波黑脱离外国（欧洲）的辅导，就会成为欧洲棋盘上即将出现混乱的一个区域。至少一百年来，这段神话是波黑史学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特征。从1914年萨拉热窝暗杀事件到游击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纳粹德国国防军的抵抗，以及到欧洲统一前夕的种族屠杀（波斯尼亚战争时期），波黑始终在提醒欧洲，忽视欧洲的这部分地区需要付出惨重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龙关于波黑是定时炸弹的说法，只是对以往波黑固有说法的再加工，并没有新的内容。

果然，马克龙把波黑称为定时炸弹立即在波黑、邻国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引起反响。地区媒体报道了马克龙针

对波黑的声明，并思考着法国继续阻挠欧盟扩大政策的背景及其对各国入盟进程的影响。最初，波黑媒体和公众对马克龙的言论感到惊讶和困惑，尤其是他提及了波黑。主席团克族成员泽依科·科姆西奇（Zeljko Komsic）第二天请法国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大使纪尧姆·鲁森

（Guillaume Rousson）到他的办公室，并请他说明发表该声明的动机、情况以及法国总统对波黑的立场。据一些媒体报道，把波黑视为欧洲周边定时炸弹的言论是一种夸张，但它有助于法国继续反对欧盟扩大政策。毫无疑问，无论多么不合理，马克龙的这一论点都引起了人们对可能的溢出效应以及对巴尔干其他国家入盟前景的担忧。毕竟，波黑是一个“关键国家”，而只有关键国家向前发展，整个地区的入盟进程才可能取得进展。

萨拉热窝官方认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因一些波黑归国者便把波黑称为“定时炸弹”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与事实不符。波黑政府试图缩小这一说法的负面影响，但效果如何？其中，主要困难在于：有关波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事实本身并不清晰，很难对从叙利亚战争返回者的人数及其与其他激进组织的联系进行评估。根据波黑安全部收集的数据，2019年，波黑前往叙利亚的成年人略少于100名，其中一半是女性，一半是男性，儿童人数不确定。波黑媒体称，2016年以来，并没有公民前往叙利亚前线，但

是一些人可能间接地去了叙利亚（通过土耳其等邻国前往）。尽管来自波黑的圣战者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人数高于巴尔干其他国家，波黑政府已采取积极措施来遏制和预防其公民前往叙利亚前线参加战斗，成效显著。因此，波黑政府认为没有理由将波黑称为定时炸弹。

此外，对伊斯兰极端分子人数存在误解，这是更为关键的问题。称这些极端分子分散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全国各地是一种误解。之前的报告从波斯尼亚战争的视角分析了波黑的伊斯兰极端主义问题。战争期间，来自阿拉伯国家的许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圣战者团体）到达波黑，帮助波斯尼亚方面战斗，有些人在战后留在了波黑。虽然没有准确的数据，但人们认为这些人影响了波黑某些伊斯兰团体的激进程度，并催生了瓦哈比教派和其他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然而，他们也受到了各种操纵。在这种情况下，针对圣战返回者带来的直接威胁和波斯尼亚一些地区存在的激进极端主义，克罗地亚总统科林达·格拉巴·基塔罗维奇（Kolinda Grabar Kitarovic）发表了声明，这使得波黑与克罗地亚领导层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这种紧张局势在2019年3月的萨拉菲事件（the Salafi Affair）中达到了高潮，当时波黑安全部长德拉甘·梅克蒂奇（Dragan Mektic）指责克罗地亚情报人员企图把武器带入波斯尼亚中部的萨拉菲，以便“证实克罗地亚总统针

对伊斯兰极端分子军事化的指控”。但是，马克龙将波黑称为“克罗地亚的邻国”，克罗地亚的部分媒体将波黑描述为克罗地亚的盟友，并且“波黑想要入盟的话，也需要经过克罗地亚的同意”，这缓和了两国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

主席团波族成员塞菲克·扎费罗维奇（Sefik Dzaferovic）在谈及波黑的主要问题时，对这种紧张关系记忆犹新。他说，波黑的主要问题是存在“倒退”势力和破坏性势力。这些破坏性势力企图引起领土、种族和政治分裂，从而阻碍波黑机构的运作。根据民主行动党(SDA)的说法，这些势力是制约波黑发展的根源，在“波黑及其周围地区”也存在这些势力。

令人惊讶的事实是，马克龙出人意料地成为了他们的喉舌。因而，扎费罗维奇呼吁法国总统考虑其前任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在解决波黑基本问题上所做的贡献，并请马克龙牢记“在当前环境下，以及通过波黑的这种国际形象，这些倒退势力更容易实现其不可接受的、非法的目标”。最后，扎费罗维奇表示，主席团塞族成员米洛拉德·多迪克对马克龙的讲话表示欢迎，但提醒法国总统“在发表这样的声明时需要注意后果”。（扎费罗维奇的地位低于总统，因而他发表这样的言论有些越位。）

无论最初的评论是什么，波黑和克罗地亚公众将在未来几天进一步讨论“定时炸弹”问题，以获得国际认可或将其驳斥为克罗地亚公众的言论。在众多评论中，美国反对这种夸张的言论。美国驻波黑大使埃里克·尼尔森

(Eric Nelson) 明确表示，波黑是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可靠伙伴。然而，他的声明更多地反映了北约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两种对立看法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可能会在未来显现。但是，不论波黑是炸弹还是伙伴，它充其量只是工具。

(作者：Ivica Bakota；翻译：刘梓绚；校对：郎加·泽仁；审核：刘绯)